



杏花雨里一盞茶

□ 张升航

“一番谷雨晚晴后，万点杨花春尽时”。谷雨，谷得雨而生也，是二十四节气中春日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时节，农民们正忙于早稻插秧、沟渠疏通、田园清扫等农事。而茶农们则抓住这一时机，用一年的辛劳，换来此刻的丰收。

明代许次纾在其所著《茶疏》中，曾谈到采茶的最佳时节，“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每年这个时候，雨水充沛，晴雨交替，为茶树的生长提供了最佳的环境。经过一年的休养生息后，茶树开始逐渐苏醒。那潜藏在枝叶间的嫩芽们，早已忍不住寂寞，迫不及待地探出脑袋，尽情吮吸大自然的恩泽。此时的茶芽，色泽翠绿，叶质柔软，正等待着被沏成一杯香茗，以独特的方式抚慰世间万物。采茶人趁着天气放晴，背着竹篓轮流上山，穿梭于百谷间。有时，还能听到采茶姑娘那悠扬的歌声，回荡在山谷之间，为

这片茶园增添了一抹别样的韵味。

坐在窗前，听那绵绵春雨轻轻敲打窗棂，清脆悠扬。桌上那盞清茗，好似蕴含着时光的魔法，轻轻引领我穿越回儿时的茶园。在那里，享受与爷爷在茶园里的欢乐时光，仿佛茶香四溢，萦绕鼻尖，让人心头一暖。

那时，每逢谷雨前后，爷爷便会带我走进那片翠绿的茶园。记忆中，自家的茶园坐落于丁山山顶，紧邻村的储备仓库。山路崎岖，沿途还生长着如刺苗、拉拉藤等容易割伤皮肤的植物，爷爷怕我受伤，特意在上山前给我带上一副手套，并用他那布满岁月痕迹的手牵着我。爷孙俩从山脚攀至山顶，尽管过程艰辛，甚至有时会被山路上的泥土与晨露弄脏衣物，但听着沿路清脆悦耳的鸟鸣声，看到竹林里冒出脑袋的竹笋，都会让疲弱消散。

来到茶园，一棵棵茶树宛如出水芙蓉，枝头上挂满晶莹的露水，与嫩绿如

玉的茶叶相映生辉。在我尚在一旁沉醉于这美景之时，爷爷已经开始忙碌地采摘茶叶。他一手握着竹篮，一手轻巧地捏住茶叶的嫩尖，一掐一放之间，仿佛在与茶叶共舞。我看着爷爷采茶，觉得很简单，便迫不及待地模仿爷爷的动作，然而每次尝试，却总是连茎带叶地抓下一大把，惹得爷爷开怀大笑。

“孩子，采茶要用心，不可用力。”爷爷笑着说。我点点头，心想：原来采茶也是一门大学问呀，需要我们有耐心，更要保持内心的宁静与专注。

采摘完茶叶后，便到了炒茶的环节。奶奶先点燃灶下灶的柴火，待到锅中温度适宜时，爷爷将摊晾后的茶叶倒入铁锅中。他手法熟练，时不时用手翻炒、按压、揉捻，与火候的配合恰到好处，惹得在一旁观看的我忍不住发出赞叹之声。在爷爷的不断翻炒下，锅中茶叶的颜色从翠绿逐渐转为深绿，再至深褐色。同时，诱人的茶香也开始在空气中

听春语 述春情

又是一年春意盎然时。春天

是和煦的暖风、如丝的细雨，是朦胧的草色、吐绿的新茶，是顺水漂

流的片片花瓣、河流两岸的依依

杨柳，是孩子放飞纸鸢的欢愉、农

人挥袖播种的勤劳。在生机勃勃

的春光里，让我们一起写春天，写

青春的芳华，写心中的期许，请相

信，万物迎新，未来可期。

弥漫开来。

“你看，这炒茶也是一门手艺，不仅需要掌握火候与力度，还要时不时观察茶叶的色泽。”爷爷边炒边和我讲，言语中透露出对这门技艺的尊重。似懂非懂的我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经过爷爷的精心炒制，茶叶终于出炉。爷爷随即用这刚炒制好的茶叶，为我和奶奶沏了一杯热茶。我轻轻抿一口，顿时感到清香扑鼻，回甘无穷。那一刻，我深刻理解了爷爷的话，采茶与炒茶，都需要用心对待，才可品味其真谛。

谷雨时节，茶香四溢，这不仅是茶的盛宴，也镌刻着我与爷爷的美好回忆。每逢此时，我总会沏上一盞茶，静静地品味，感受那独特韵味的时候，思念已故的爷爷。

“未知东郭清明酒，何似西窗谷雨茶”，茶香袅袅间，耳畔，仿佛又响起了爷爷熟悉的笑声，温暖而亲切。

沉寂了那么久
温柔终于铺展开来

我开始追着路边的小草跑
油菜追着花儿跑
小草躲进了烟雨中
我追进了春风中

到玲珑山去了
青山秀水
还留存着才子佳人的缱绻
留存着旷世痴恋

不管是春风催动了春雨
还是春雨打湿了春风
终究是后来者手捧鲜花

让那个香艳的爱情
再一次蝴蝶般飞过

如果你是一名画家
水墨画的落笔处
应该会有一处留白
毕竟是一环净土埋了艳骨
就像风情万种的九折岩石阶

昌西也是要去的
探寻寻觅旧时光的山核桃
为何只有到了白露时节
才会袒露满腹心事的秘密

这个季节
乌镇、西塘，泪一样的西湖水
都会循着烟雨的韵脚款款而来

鸟篷船摇啊摇的摇曳着
一头载着杨柳依依的梦
一头载着小桥画廊的歌

断桥啊，多么动情的地方
哥哥，你要替我选择一个
柔情似水的夜晚
与不期而遇的故事相逢

哥哥，帮我摘一朵桃花
佩在胸前吧
我要用她做一枚纽扣
关不住岁月，但想关住你
你要牵住我的手

像一个人受伤的灵魂
哥哥，你那款款的手臂
正好保护我

走进春天
连太阳都不一样了
照在大地上，暖洋洋的
让我想起小时候
家里养的那头钩尾巴水牛
尾巴弯成铁钩状
像是田间，永远拉不直的阡陌

燕子也会从屋檐角
低低飞过，身子压的很低很低
告诉家門口那片水田
应该有的生机和动向

春夜听雨

□ 徐胜章

那夜，一场悄然而至的雨，将我梦中轻轻唤醒。我是个喜欢安静的人，夜阑人静时，风的呢喃，虫的鸣啾，鸟的私语，哪怕是一些细微的响声，都会惊扰得我夜不能寐，烦躁不安的情绪，会纠缠着我到天亮。只有雨声，尤其是春天的雨声，我却是莫名的喜欢着，盼望着。春雨来时，一片欢愉，蔓延周身。

春雨，拂洒着山林，洒湿着田野，湿漉着屋瓦，它不疾不徐，扬扬洒洒，如母亲的叮嘱，爱人的亲吻，使我生出更多的依恋。我就这么静静地听着，听春雨摩挲天地万物的声音，这个时候，任何杂音在雨声前都是多余的。汀汀雨声中，我的心儿在飘荡。

春雨贵如油。雨声让我想起家乡的麦田。家乡的农田里，如今已很少种麦了，我小时候，农田里种的几乎全是麦子。春分过后，麦苗开始拔节吐穗，特渴盼着春雨来一场透彻的浇灌。春雨果然不负农时，傍晚时分就下起雨来，镰脚的祖母倚着门框，听着屋外刷刷的雨声，喃喃自语：“老天照应咱老百姓呢。”父亲一脸喜色：“春雨贵如油，这是老天爷在给麦田施肥呢。”翌日天蒙蒙亮，父亲扛上

锄头，匆匆去巡视他心爱的麦田。粮食收成的丰歉，是挂在父亲心头的大事，从父亲农田里回来后的欣喜神情看出，麦苗在春雨滋润下一定长的茁壮而茂盛。春雨连着丰收，连着种田人家的欢乐，我对春雨重要性的认识，是从家乡的麦田开始的。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买杏花。想到杏花，我的眼前就出现一棵杏树。它很粗壮，高度接近屋顶，这是我二叔家的杏树，也是村庄里唯一的一棵。我从自家的屋檐探出头，就可看到那一树繁花，“沾衣欲湿杏花雨”，春雨一下，一朵朵薄如蝉翼，白如敷粉的杏花，更加灿烂娇艳，让人忍不住想与花儿说话。如今，这棵树早已没有了，但是她的花瓣，它的清香，乃至我想象中的卖杏花的吆喝声，一直在我的心头绽放着。

听雨是一件雅事，与此心意相通的，当是读一读与雨有关的诗词。书架上抽出一本唐诗宋词，翻开书页，便有雨声簌簌而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是杜甫对春雨的喜悦。韩愈对春雨的感情，细腻而感性：“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

无。”宋代晁补之把内心的伤怀倾吐在夜雨中：“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清代吴伟业对雨的情感是旷放的：“闲窗听雨摊诗卷，独树看云上啸台。”诗人们性情不同命运殊异，同样的一场雨，落笔成诗时，便有截然不同的韵味与意境。对此，我深以为然。

我是个普通人，没有多少文化，文人的雅情更是没有。但那夜的春雨，还是让我感慨顿生，我首先想到的还是土地和庄稼，想到在我深爱的丰树坪村，在那些烂塘里、羊泥田、狗尾巴、屈马土坑这些名称古怪的农田里，随父母耕田、下种、除草、施肥、收割稻谷的情景。我是农民的儿子，身上流淌着农民的血脉，对于土地和庄稼，怀有深深的感激和敬意。我曾亲眼目睹过，为了等一场透雨，父亲急忙吁短叹，寝食难安，也见过麦苗玉米稻秧谷子乃至小草们痛饮甘霖的样子。即使我后来离开家乡到城里工作，在庄稼急需雨水浇灌的时候，若不见雨落下，我还是会生出许多的不安，这让那些自幼在城市长大的朋友很不理解。农村出身的人，最懂的水与土地的关系，所以，那

夜有一场酣畅淋漓的春雨落下，我是喜不自胜的。

三年前的一个春日，我在骑车去章镇的路上，邂逅一场潇潇春雨，路边有个凉亭，我连忙跑过去躲雨。亭子里有人，是两个二十多岁的男孩女孩，起先我不知道他们是一对恋人，过了会我听到男孩对女孩轻轻地说：“别生气了，你看这雨下得多好，等雨停了我们去竹园看春笋，昨天有一株长到我膝盖高，今天一定长到胸口高了，到明天，肯定比我们人还高呢！”半小时后雨停了，我看见刚才还闹着小情绪的女孩，脸上已经有了莞尔的笑，走出亭子的他们，手牵着手，说笑着离我而去。都说秋雨凄凄，让人愁思。可春雨不一样，它一到，树绿草新，鸟啼燕啾，哪个生命不为之欢欣雀跃，这不，刚才那个不开心的女孩，在春雨前不是绽放了笑容吗？春雨，真的美好如斯。

那夜的春雨，下得长而透，我在雨声中醒来，睡去，再醒来，我知道，在这个春夜，在这片雨中迷迭又欣喜的，不仅仅是我，还有天地、山川、草木、虫鸟、走兽……

春行

□ 许学平

天气好，就总想出去走走，何况是在“满城飞絮轻无尘，忙杀看花人”的春日。

是爬玲珑山还是爬大梁山，是去青山湖还是去里畈水库，就在女儿和爱人还在争论不休的时候，我早已把车驶向横溪前往交口的方向。看了路牌，女儿和爱人相视一笑，刚刚的分歧瞬间达成了默契。去交口，她们两人一定是没有意见的，这一点我们仁心有灵犀。

自驾出门好处之一当属随时可以走走停停，它既可玩出真意，也可消解游玩人的疲乏。二十分钟便已来到射干村，爱人提议去附近的水库逛逛，让女儿捞捞鱼虾。提议甚好，三人一致认同。靠边停好车，带上抄网和水杯，沿泥石马路而上。两分钟便抵达了金猫坞水库大坝。

金猫坞水库对大多数临安本地人来说都不甚了解，但我和爱人却并不陌生。早几年，我们不止一次来这里走过逛过，曾采过覆盆子，拔过水笋，拗过蕨菜，钓过鱼，当然记忆最深刻的还属野炊。

才爬上坝顶，爱人和我便迫不及待地向我诉说起过往。金猫坞是烹饪专业学生野炊的“网红”打卡点。一到春暖花开，他们就蠢蠢欲动，一旦时间确定，各项工作便按部就班的开始。组员各司其职，准备炊具的，负责原料的，清洗打包的，邀请嘉宾（一般是任课教师）的……从交口到金猫坞水库需要步行半个小时左右，背锅的、掌勺的、提菜的，队伍一字排开，一路欢歌笑语。安全起见，班主任事先早已踩好点，确定了野炊的具体位置，抵达制定位置，“老板”一声令下，各小组便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搭灶、取柴、点火……一气呵成。煮菜烧烧烤肉对于烹饪专业的学生来讲自然不在话下，放手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老师们乐于吃现成的，席地而坐，敞开肚皮，接受着一组组学生的轮番“孝敬”，时不时还要点评几句。身旁饕餮大餐，两岸松涛竹响，一湖蓝天碧水，观望着学生，品着美食，自在随意。女儿则时不时插嘴问：“有烤鱼吗？有‘肥宅快乐水’吗？下次我也能来野炊吗？”

沿水库左侧的小路向水库的尽头走去。几近中午，太阳高照，阳光照射在水面之上，发出耀眼金光。微风过处，粼粼水波在水面上轻轻荡漾，几只野兔或三两结伴在水中悠闲，或三五成群突然扑棱棱展翅来一段优美的飞行表演。四周是连绵不断的群山，时而从远处传来几声鸟鸣让水库显得更加幽静。一路行去，目及之处，竹林里毛笋已高过人头，而竹地里羊毛笋才刚刚破土。“我可以拔几根笋吗？”“有主的，不太好把。”一问一答时，父女手里却早已捏着两三根食指粗细的小笋，没有贪得无厌之念，只有过把手瘾的窃喜。

金猫坞水库不大，三人却足足走了近两个小时，逗留驻足间尽是回忆与留恋，至于捞鱼抓虾的事已然抛至九霄云外。暴晒过后，红通通的脸挂满汗珠，女儿也竟然没有一句怨言。离开之际就许下了两周后再来的约定，那时应该是摘覆盆子的最好时候了。

在饭馆，依然点上女儿最喜欢的老三样，酱爆茄子、雪菜地衣和糖醋排骨。匆匆用餐完毕，女儿急不可耐地要去天目溪。

天目溪流经交口村，村内小桥流水，是当地村民春日捞鱼抓虾、夏日纳凉戏水的好去处。眼前的天目溪借着“五水共治”之机，护岸驳坎、河道疏浚、雨污分离，河道焕然一新，景致甚是怡人。

女儿早已腾挪跳跃在溪石之上，瞄准溪水中的鱼虾，手中抄网驾轻就熟，一探一拉，两条泥鳅和十几个小虾已经“落网”，呱呱放放，乐此不疲。爱人则端坐在大桥底下，时而拍拍照片，时而丢丢石子，时而翻翻老照片，时而看看远山。我自然知道爱人的心境，毕竟十几年的青春曾经在这里流淌，悠悠溪水里有着太多的过往和绵长的故事。

女儿尤为钟爱这条溪，四季转换，只要得空，总不忘怂恿我来交口，吃吃溪溪烤饼，趟趟天目溪水……其实，对于这一切我哪会淡忘。每年五一节、国庆节，总愿意借口高速堵车绕路经过这里，也总愿意在此处逗留片刻。和熟识村民们打一个招呼，倍感亲切；看一眼这里的一草一木，顿觉心暖。恍惚间，我仿佛回到了十几年前：第一次几次公交辗转，从岗坞岭蜿蜒而下来学校报到；第一次在国荣饭店，相识同一年来学校的同龄人；第一次走上讲台，开启自己的漫长而无悔的职业生涯；第一次遇到可以执子之手、相守一生的人……

“这里现在怎么没有鸭蛋可捡了呀！”女儿的这一声感叹把我从恍惚中唤醒，才发现双脚的鞋子早被清冽的溪水打湿。那么，何妨再任性一点，干脆就着鞋在溪水里趟上一趟，依然如当年般清冽，依然一如往昔的柔和，这种感觉与二十年前别无二致。女儿光着脚依靠在青石头上，晾晒着太阳，不时捡几个小石子向附近的溪水丢去，溅起的水花偶尔落在了爱人身上，而女儿咯咯的笑声仿佛又落在了这流淌着的溪水里。

一趟春行，一路走来，说说笑笑，走走停停，沐着春光，嗅着春味，忆着青春，自在安逸。



张国君摄